

“氣”与“气”：葛艾儒对张载哲学的诠释

邱忠堂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美国学者葛艾儒, 遵循哲学概念分析法, 以原始意义上的“氣”和凝聚意义上的“气”作为诠释架构, 从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重新建构了张载哲学的现代体系; 他辨别张载之学与程朱之学的异同, 批判牟宗三以及冯友兰的张载哲学研究, 展现出严谨的诠释精神。葛氏张载研究具有的概念分析法和文献学基础的诠释特色, 也颇具启发意义。为了拓宽张载研究的广度, 海外张载研究亟待学术界给予更多关注。

关键词: 张载; 葛艾儒; 气; 诠释;

中图分类号: B2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2)04-0054-04

葛艾儒(Irae. Kasoff),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葛氏曾于1979-1980年访学于北京大学, 师从张载研究名家张岱年。返美后, 葛氏选定张载作为研究方向, 毕业论文为《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张载的思想》, 在葛氏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收入著名汉学大师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主编的《剑桥中华文史丛刊》。该书英文版《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于198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文本为罗立刚译, 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是西方学者研究张载哲学的第一部专著。张载哲学历来以艰涩难懂著称, 研究者代有其人。海外学术界的张载研究成果颇多, 为了拓宽张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笔者就葛艾儒对张载哲学的诠释加以探讨, 敬祈方家指正。

一、“氣”与“气”的诠释架构

葛氏自觉接受大陆以唯物论诠释张载哲学的观点, 遵循哲学概念分析法, 以原始意义上的“气”和凝聚意义上的“氣”作为诠释架构, 认为“氣”、“气”之气是张载“天地观的基础”以及张载论人的“框架”^{[1](61)}, 最终从宇宙论、人性论和境界论等方面重新建构了张载哲学的现代体系。

(一) 气: “氣”与“气”

在认同以唯物论定位张载哲学的观点下, 葛氏将张载哲学视为气本论, 认为气是张载哲学中“最根本的概念”^{[1](40)}。葛氏将张载之气作了“氣”与“气”

的双重诠释, 气有“原始未分、初始的气”和“凝聚、有形的气”两种。一个是混沌的、根源性的、形而上的气, 即“氣”; 一个是现象层的、化生的、形而下的气, 即“气”。^{[1](42)}对气的双重诠释是葛氏对张载哲学重构得以完成的基础性诠释框架。因之, 葛氏相继界定了张载哲学中的“太和”和“太虚”, 称《正蒙》“开篇即述原始混沌未分之‘氣’, 居于万物之先。那种状态, 就是他所谓的‘太和’”, 即“太和”是气, 是原始的、混沌的、未分之“氣”, 它具有阴阳二仪, 可以运化生出宇宙万物。^{[1](41)}对于“太虚”, 葛氏认为它是太和的替代, 强调阴阳二仪含于太虚, 不同于佛道的空和无, 并且明言张载“称‘太虚’生于‘气’, 即原始混沌之‘氣’”。^{[1](42)}

在葛氏看来, 张载之太虚与太和本质上都是气, “天”实质上也是气, 是对抽象之理的一种比喻。葛氏说“在张氏的哲学体系中, ‘天’是喻指抽象之理, 不是指天的运行。”^{[1](64)}“‘天’不过是一个浩冥运行之理的比喻罢了。”^{[1](65)}天所喻指的“抽象之理”不是天的运动之理, 而是“氣”的变化之道, 即葛氏在言及“一以贯之”时所说的“作为张氏的‘一以贯之’的一种表现, 是他的理性主义。借着他本人对这种所谓理性主义的认识, 张氏认为万物运化都源自于同样一个自然之理, 并没有什么人格化的天来引导整个过程, 也没有鬼神的襄助。”^{[1](39)}因为葛氏预先已经将“氣”界定为是混沌的、原初的、形而上的, 故而他也逻辑地认为用来指称“宇宙自发之理”的“天”是形而上的^{[1](71)}。张载之“天”与“气”有着密切的

收稿日期: 2012-02-12; 修回日期: 2012-05-25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近百年张载哲学诠释的方法与路径研究”(11JK0030)

作者简介: 邱忠堂(1982-), 男, 山东梁山人,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哲学思想。

关系，不过葛氏并未就此做出任何说明，并且称“张氏所谓的‘天’和‘天道’，与老子的‘道’、荀子以及新道教的‘天’是相类似的，至于他谈到自发的生育与变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张氏甚至是认同老子的”^{[1](69)}，此是将张载之天视为老荀式的自然之天了，即天是气了。

（二）阴阳“极性”与仁义“亚极性”

葛氏以“氣”与“气”对张载之气做出双重诠释之后，进一步界定气之性，他认为张载之气“自身又是具有阴阳两种极性的”，两种极性不是实体而“只是‘气’的两个方面，是气最根本的属性”。^{[1](49)}阴阳“极性”统一于原初的太和以及混沌的太虚之“氣”中，二者相辅相成，是“氣”凝聚而化生万物的动力。^{[1](49)}与阴阳“极性”相联且相类，张载哲学中还有其他诸多对应两极，包括乾坤、刚柔、仁义、动静、神鬼、屈伸，其中乾坤可以同阴阳“极性”通指，刚柔、动静、鬼神、仁义、屈伸则被称为“亚极”。^{[1](51)}诸“亚极”同阴阳“极性”一样都是气之属性，只是阴阳二仪是根本属性，而诸“亚极”是气的某个部分属性，故而是亚极性。亚极性的两极都代表气发用的不同领域，强调阴阳“极性”的不同侧面。^{[1](54)}诸“亚极性”中，最特别的是仁义“亚极性”，其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这是葛氏将张载哲学诠释为“一贯之学”的根核，然而正如葛氏所言：“遗憾的是，张氏对‘仁’、‘义’何以成为两极没有做出解释，而仅仅依据《系辞传》将它们跟‘乾’、‘坤’挂起钩来。”^{[1](51)}

在“氣”、“气”与“极性”、“亚极性”的基础上，葛氏判定张载的“‘性’是二分的。其一，天性，是混沌之‘氣’性，人与万物都是共有的，是至善的。其二，凝聚之‘气’性，是人与万物的个体‘秉性’”。^{[1](76)}“氣”性就是张载哲学中的“天地之性”，“气”性则是张载哲学的“气质之性”。顺此，张载人性论的善恶问题就分别导源自“阴阳二仪的极性”和“欲求构成”的“气质之性”。^{[1](82-85)}其中，人性之善，因为它源于“氣”的阴阳“极性”，人性善是“极性”的一种“亚极性”表现，“它跟阴阳二仪的极性一样，生发出天地运化过程中的道德意义上的善，而那对相辅相成的道德意义上的仁义，也就是阴阳二仪天性的一种‘亚极性’表现。”^{[1](83)}

葛氏将“氣”性与“气”性的关系界定为“凝而成器”，称“混沌之‘氣’性，是纯然善的，并且是存在于众人众物之中的，是他们的真性。可是，一旦‘气’凝而成器，却又各自获得其‘气’质之性，就会蔽塞对天性的认识。……每一事物，无论被蔽塞得如何严重，都具有是否能克服‘气’质之性以成就其潜在天性的决断力”^{[1](89)}。由此，葛氏认为张载人性论解决

了一个哲学史上根本性问题，即通过“学”以“制服恶的‘气’质”，从而回答了“我为什么要做我不想做的”^{[1](89)}。这是张载“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学以成圣”的基础。葛氏说“圣人，就是已经充分识得自身潜力的人。在张氏的哲学体系中，圣人已经是‘成性且化’的了”^{[1](122)}。葛氏认为天道运化是一个自然顺化的过程，其中蕴含着不可变更的至理，它是善的，人遵循它就是遵循自己的天性，因为“天性都是由阴阳二仪构成，统御着全过程的”。然而，人往往不能够自觉到这一点，故而囿于“气”质之性被欲求役使。圣人正是要让人体认源于阴阳“极性”的天性，并循天道以成就人的仁义“亚极性”，“圣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人识得其本来天性，以及人与天地的关系，从而遵循天道而行”。^{[1](131)}

二、别张、程而批牟、冯的诠释精神

葛氏以“氣”与“气”架构对张载哲学诠释的过程中，持有敏锐的批判性，辨别张载之学与程朱之学和批判牟宗三以及冯友兰的张载哲学研究，展现出葛氏严谨的诠释精神。

（一）辨别张、程

张程之间有很多公案，葛氏在《张载的思想》中对此有关注，辨别了张载与二程之间的同异，尤其是张载与程颐之间，具体包括相同、相异和评点三个方面。

首次，葛氏指出张程之间的相同之处很多，概括起来有如下三方面。

其一，张程面对相同的时代问题而思想倾向趋于一致，所谓的时代问题即葛氏称的“假定前提”，即他们都怀有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圣人之道道的“巨大自信和乐观”。^{[1](149)}其二，张程皆言圣人之道并且坚信圣人可以学至，葛氏说“二程兄弟坚持认为圣人是可以企及的，这也跟张载一样”。^{[1](150)}其三，张程都重视“学”，包括学以治心求道的地位和意义、学的人性本善和变化浊“气”的理论前提、以论孟经典为主的学习内容。^{[1](151-153)}当然，两个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皆以论孟经典为主的学习内容上，但是张载提倡“循环”看六经而不重视读史书，^{[2](278)}而二程兄弟则认为“只要行之得当，读史或许也会有所裨益”。^{[1](153)}此不同是小异，两学派更有大差异。

其次，葛氏详细论述了张程思想的差异，包括对《周易》的重视、对理的关注、对“太虚”以及气的批评。

葛氏认为张载哲学以《周易》为基础，以变易的态度审视，世界是“‘气’以阴阳二仪的相感互应为基

础的绵恒不绝的聚散”,而二程兄弟则不曾像张载这样“把《周易》作为其宇宙观的来源之一”。^{[1](158)}于此,葛氏举出两个例子加以证明:张载以《周易》的屈伸思想解读《论语》“君子无所争”,而程氏则紧扣《论语》原意作解;张载重视源自《周易》的“趋利”思想,而程颐则尝试融会“趋利”和“获利”二意。^{[1](159)}在对理的理解方面,葛氏认为理是二程学派的“基本理念”、二程哲学的基石,是每一个事物所不容违背离弃的存在根据。张载哲学则没有与理相对应的概念,他虽然认为“‘气’按照每个事物的‘理’凝而成器”但终究“把‘理’看成是‘气’”,这与二程的理解存在根本之异。表现在他们哲学的形上部分,张载是气学而二程是理学。因此,在“太虚”及气的理解上张程“也很有分歧”^{[1](158)}。二程不接受张载的“气”聚散循环说,并且批评张载的“太虚”概念,他们坚持“‘气’是不断新生的”,反对将形而下的气归于“气”^{[1](160)},认为天下皆是至实之理,不存在太虚,“安得谓之虚”。^{[3](66)}

葛氏将张程之异归于根本概念的差异,“二程学派的根本概念是‘理’”,张载思想体系中“最根本的概念是‘气’及其阴阳特性”。^{[1](162)}并指出二程批评张载的原因:二程担心张载的虚气思想跟佛教太相近,程颐赞扬张载面对佛教时的“特立不惑”但终究认为“其说之流”不免“不入禅学”。^{[1](171)}葛氏称张载思想确与佛理有相似处,不过二程评判张载的真实原因是“二程其实没有完全领会张氏的哲学”、“片面理解张氏思想”。^{[1](163)}如葛氏认为二程对张载太虚的批评“实在有失公允,因为张氏讲‘虚’,用意并不在其‘无实’,而在其是‘气’的散逸状态”。^{[1](161-162)}

最后,葛氏对张程关系的评点。历史上程门后学多有贬低张载而高扬二程之举,葛氏指出杨时、朱熹都说张载思想“源出于程氏”,更有甚者如游酢、尹焞、吕大临皆称张载一见二程便“尽弃”“旧学”“异学”而“从事于道”“淳如也”,而这种观念为元人编撰的《宋史》所承继。^{[1](166-167)}葛氏不赞成张载之学源于二程的说法,认为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学派”^{[1](2)},它们的出现是“那个时代大进步的一个表现”^{[1](9)},它们共同“开启了‘道学’之端”^{[1](37)}。葛氏从今存二程写给张氏三封信的语气、张程年龄之差、二程著作中多有对张载思想的评说或驳斥或赞誉或不以为然、程颐批评吕大临的“见二程,尽弃异学”、张载评点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等材料出发,得出张程之间有相互影响,但未有胜负。^{[1](167-168)}葛氏认为所谓的二程胜出现象,主要是朱熹所造道统谱系导致的。

(二) 批评牟宗三和冯友兰

牟、冯对张载的诠释本不同,然而葛艾儒对二者皆有批评。

对牟宗三,葛氏主要是对他的“虚体气用”、“气属形而下”和“滞辞”观点进行了批评。

首先,就张载哲学中虚气关系,牟氏认为是虚体气用二而不二的关系,即“虚不离气,即气见神,体用不二之圆融之论也”。^{[1](495)}因之,牟氏称张载对道家的批评不准确,即“横渠所谓‘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此皆不谛之批评”,^{[4](487)}因为,基于虚体气用,既可“纵贯”地讲“虚能生气”也可“横铺”地讲“虚气相即”,而张载有滞于相即之嫌。^{[4](483-484)}然而,葛氏认为在张载哲学中的“虚”即是“气”,虚是气的一种形态,所以张载批评“虚生气”。故而,葛氏不认同牟氏的观点,批评牟氏的虚体气用以及对张载虚不生气思想的指责是错误的。^{[1](44)}

其次,牟氏认为气在张载哲学中属于形下之域,虚则是形上本体,“太虚神体则不可视为气之质性,认为属于气。”^{[4](500)}葛氏则将张载之气分为具有原始意义上的“气”和凝聚意义上的“气”,故而气则是形而上范畴。他认为张载哲学的一大独创即是尝试着用“气”统一形而上与形而下、有和无,二程和朱熹站在“气”是而且只能是形而下的立场批评张载过度关注气是不对的。葛氏认为,牟氏同程朱的立足点是一样的,仅仅将气界定为形下范畴,而忽略了张载对“气”的重新界定以统一形上与形下二域的努力,所以才得出本体之太虚借形下之气显现但又不是气的错误结论。^{[1](46)}

最后,牟氏多次论说张载之“合虚与气,有性之名”^{[2](9)}是“滞辞”,^{[4](513)}原因是未能将太虚神体与形下之气划分清楚,^{[4](520)}若划得清楚,牟氏认为必然明了性是“超越分解地偏就虚体言”,是“作为体之神德太虚对应个体,或总对天地万物而为其体言”。^{[4](514)}葛著中张载之性是二分的,包括人与万物共有的混沌之“气”性和人与万物具体禀赋的凝聚之“气”性,所以他将张载的“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诠释为人性是由两种气性构成的。基于此,葛氏批评牟氏的“滞辞”说是不确的,原因是“没有完全领会张氏思想的真谛”。^{[1](88)}

就“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葛氏亦批评了冯友兰的“同义反复”说。冯氏称:“横渠所谓太和,盖指此等‘气’之全体而言。在其散之状态中,此气即所谓太虚。故横渠谓‘太虚无形,气之本体’。”^{[5](853)}他认为张载之气就是太虚,气有聚散两种状态,太虚是气之散。基于此,冯氏说“既云‘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则所谓合虚与气者,岂非即等于谓‘合气与气’

乎？”^{[5](861)}太虚是气之散的状态，那么“合虚与气”就等于说“合气与气”了，即张载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葛氏不认同冯氏的观点，批评冯氏的“同义反复”之说，认为冯氏未看到“合虚与气”之气是物质之“氣”，错误地将气与虚看成一回事了。^{[1](88)}关于张载之气，葛氏的观点是气一元论，与冯氏所言的“横渠以‘气’为万物的根本”^{[6](225)}实则一致，其析气为“氣”与“气”之论较冯氏则更细致。

三、概念分析法与文献学基础的诠释特色

无论中外，每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者，都必须具备扎实的古代汉语语言文字功底。海外汉学家于此，大都具有相当水平的古汉语素质。美国籍学者葛艾儒亦是如此，他具有较好的古汉语素养，此于《张载的思想》一书中原典的引证和详细的文字评析可见一斑。甚者，葛氏对研究对象的基础文献有着精深的关注，在“附录”之“张载的著作”部分，他对张载著作版本存佚等情况作了详细考辨^{[1](177-181)}，并独具慧眼地发现“虽然《张载集》是最为完善也最便于找到的本子，可是使用时仍需小心留意，因为编者时或在证据不够充分时便出了校，好在他们对校正文字作了标示说明”。^{[1](181)}并且称“这是张氏作品最完整最方便的本本。不过，使用时仍需慎重，因为辑校得过于自由”^{[1](38)}，此见地，既可见葛氏严谨的治学态度，亦尽显其扎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功底。

基于此，葛氏对张载哲学展开诠释，采用的诠释方法是前言中所称的“十分直接”^{[1](4)}的概念分析法。葛氏是在反复阅读原著基础上选择主要哲学概念，纂集并详辨与所选概念相关的所有文字，从而展现张载的思想。葛氏在坚信《张载集》存在哲学体系，运用

概念分析法“尝试着去阐释它”^{[1](4)}。阐释的结果集中表现于《张载的哲学》，站在诠释的多向度性和个体性立场，葛氏运用概念分析法进行的张载哲学重构是成功的。

较之国内张载哲学研究的现状，葛著概念分析法与文献学基础的诠释特色颇有启发意义。国内学术界经过研究范式合理性的讨论，对包括哲学概念分析法在内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对运用这些方法展现中国哲学真精神有疑虑，尤其质疑源于西方的概念分析法研究中国哲学的有效性。然而，葛氏以“氣”与“气”的诠释架构对张载哲学的成功重构，则显现了西方学者运用概念分析法研究张载哲学的样貌。另外，他的文献学视角，也启示中国哲学研究包括张载研究应该广泛地增强文献学研究意识，基于得天独厚的母语基础，我们完全可以更出色地诠释张载哲学，比如文献学中的校勘方法，“古籍的文本解读，是思想诠释的基础；而校勘工作则又是文本解读的基础。基于此，学术界亟须思考一个新问题，即：是否应当把校勘方法和校勘实践纳入中国哲学诠释学的范围，使之成为其基础部分。”^{[7](56)}

参考文献：

- [1] 葛艾儒. 罗立刚译. 张载的思想[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2]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3]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4] 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牟宗三全集·第5卷[M].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3.
- [5]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47.
- [6] 冯友兰. 新原道[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5.
- [7] 林乐昌. 通行《正蒙》校勘辨误[J]. 中国哲学史, 2010(4): 54-58.

“Qi” and “qi”: Irae Kasoff’s interpretation of Zhang Zai’s philosophy

QIU Zhongtang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rae Kasoff, American scholar, analyzes the “Qi” and “qi” of Zhang Zai, following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s; points out the similarities to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Zhang Zai and Er Cheng, criticizes Mu Zong-san’s and Feng You-lan’s researches, showing his strict interpretation spirit and unique interpret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broaden the study on Zhang Zai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exchanges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time to pay more attentions to overseas academic research on Zhang Zai.

Key Words: Chang Tsai; Irae Kasoff; Qi; interpretation

[编辑: 颜关明]